

疫下別母失至親 現今成家為人父 武漢市民：想告訴媽媽我很堅強



◆2020年3月24日，消防員對武漢火車站站台進行全面消毒。資料圖片

中國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，方峪剛剛30歲出頭，那時他在當地一家淨水器公司從事銷售工作。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，方峪一直單身。媽媽因為這個經常叨他，總是有意無意地跟他說隔壁鄰居家誰誰小孩都有了，可方峪一直沒有理會。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還小，一直是媽媽的孩子，結婚也是一件很隨緣的事情。當時公司的業務主要在三四線城市去挨家挨戶推銷產品，而自己也忙於工作很少能回家陪父母在一起。

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

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，方峪辭去了工作單獨住在武昌，父母則住在漢口。2020年2月14日方峪突然接到電話說媽媽腦梗了。家人緊急將母親送進當地的中山醫院，入院檢查確認，母親感染了新冠，而且肺部CT顯示大面積白肺，情況已十分緊急。方峪說，當時看到確診結果後，他在半夜兩點跑到武漢同濟醫院和協和醫院去聯繫



◆2022年12月24日，市民在武漢江漢路步行街購物休閒。資料圖片

入院，只是當時武漢仍處抗疫吃緊階段，各醫院的醫療資源亦十分緊張，根本無法收治。兩日後晚上六點，方峪的媽媽離世了。晴天霹靂之後，方峪料理媽媽的後事，火化、取骨灰盒、選墓地、下葬。那一刻方峪好像突然明白之前媽媽為何總是催他結婚生子，也突然明白了自己已不再是一個小孩子，明白了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含義。

燒紙告母添孫喜訊

武漢解封之後，方峪決定與女友結婚。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因為自己仍在守孝中，因此結婚時沒有舉辦婚禮，對於這一點，妻子一家也予以體諒。

方峪妻子在2022年初懷孕，待到臨產之際，武漢的疫情再度開始緊張起來。而隨着中國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，社會面的感染率急劇攀升。這也使得妻子在臨產前住進醫院的第一天，夫婦二人核酸檢測還是陰性，第二天就全部呈了陽性。也許同受新冠病毒的影響，寶寶出生的第二天突然發高燒到38度多，醫護人員用了各種方法為寶寶降溫，方峪一邊需要照顧妻子，一邊需要給寶寶洗澡、擦拭手臂進行物理降溫，就這樣硬生生地熬了一夜後，寶寶的體溫終於恢復了正常。

寶寶從出生到滿月，武漢都處於疫情的高峰期，方峪表示，他大部分時間用來照顧寶寶，間或出門去做一些兼職工作，每次回家都要仔細用酒精消毒，家裏的消毒措施比2020年疫情封鎖時還要嚴格，在家抱着寶寶的時候他都戴着口罩。



1月12日，湖北武漢市民方峪（化名）在朋友圈貼出自己擁抱剛剛滿月的兒子的合影，喜悅之外，眼神中更充滿着責任。三年前的武漢封城期間，方峪的媽媽不幸染疫離世，這也完全改變了方峪日後的人生軌跡。按照武漢的風俗，年關需要向逝去的親人燒紙上香。他想告訴媽媽的事情很多，比如內地的防控政策優化調整，大家的生活便捷已接近疫前，比如自己已如媽媽所願成了家，媳婦也新為家中添了小生命……最重要的是，他想告訴媽媽，在媽媽離開的三年，自己並未垮下，而是越來越堅強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



◆2020年3月25日，工作人員在湖北荊門火車站對旅客進行體溫檢測。資料圖片

按照武漢的風俗，方峪在家附近給媽媽燒紙，告訴她孫子出生的喜訊，「如果媽媽在，肯定高興得不得了」。媽媽去世時他還沒結婚，媽媽的墓碑上，兒媳和孫子的名字都先空出來，所以他也希望疫情一旦平穩，就盡快到媽媽那裏，把名字都補寫上去。

願望就是家人健康

時間過去了三年，回想起媽媽因為感染新冠而病故，方峪此刻已經較為平靜。回憶起來，方峪幾年之間的大事，都與疫情攸在了一起，但這也讓他活得更為通透，「我覺得我困難，但是疫情中有很多人比我更困難，我是個不幸的幸運者，現在看見別的同齡人和父母一起，那種天倫之樂的完整家庭，還是會讓自己感到傷感。但是既然

遇到了，總要面對，還是要堅強地生活下去。」就好像他在2020年之後給自己改的網名「世本常態」，這個網名自己也說不太清楚，只是突然浮現在腦海裏，可能是想表達在家中變故後，活着的人還是要堅強生活下去，保持一顆平常心。方峪說，如果沒有疫情，也許每個人都活得比現在輕鬆快樂。媽媽走了，自己還是要繼續生活，堅強面對自己人生中結婚生子這些大事，把生命延續下去。對未來的願望，方峪表示，就是家人健康，他相信這是武漢人共同的願望。現在他只想把小寶寶撫養好，把老人照顧好，自己累些苦些都沒事。

登上「小南極」蒲台島

佇足山海 尋香港歷史印記

每每走在維多利亞海濱長廊，看着海光山色，吹着濕重的海風，聽一聽那嘩嘩的濤聲，身體如同化作飛鳥游弋於海天之間，讓繃緊的神經瞬間放鬆下來。聽友人說，如果出海登島，那種愜意更勝於此。深秋時節，我們相約去香港最南端的島嶼——有着香港「小南極」之稱的蒲台島。

◆文、圖：顧宗周

船開了，站在方艙甲板上，看見朦朧遠山，密布的樓宇棲於延綿山脈中，以及被海浪沖刷露出嶙峋石體的島嶼，會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愉快。在船艙裏，與海和天相對，望着碧波蕩漾的海面像萬千兒兒跳躍，又似萬千鏡子閃耀，偶爾有燕鷗掠過水面，多少令人有飄飄然遺世而獨立，羽化而登仙的感覺。

細味中式建築天后廟

船開得很快，到東博寮海峽，水面更為壯闊。這片海，是1898年英國強租新界的一部分。當時，英方向清政府提出拓展香港界址的範圍，明確東西南界經緯度數。英方不滿意已達成的協議，脅迫清政府接受新界址，其中把東界往東移六公里，把軍事要塞大鵬灣全部水域納入租借地範圍。望着深邃大海，更加感受到弱國無外交、落後要挨打的淺顯道理。

將到蒲台島，看見島上布滿了裸露的赭石色岩石，在隱隱青山和碧海藍天掩映下，顯得無比壯觀。下船後沿着大灣走，看見島島嶼嶼的海苔和紫菜，海的氣息撲面而來。經過蒲台公所，往前走便到達天后廟。這座廟宇是兩進三間傳統中式建築，建在大灣的崖壁上，前方是墨洲島。廟內有道光十五年立的古鐘，可見這座廟的悠久歷史。在天后廟西面有巨大的石崖，那裏矗立着狀如巨型海螺的響螺石，猶如在緩緩爬山。以前蒲台島人口不少，漁業衰後，許多島民搬去了港島，但每年天后誕還會回來賀誕。天后廟前

峭壁上布滿的坑洞，就是搭蓋棚時固定支柱用的。每年農曆三月二十至廿四，在天后廟前上演神功戲，這應該是蒲台島最熱鬧的時候。

山路陡峭但景色怡人

我們準備繞蒲台島走一圈，於是從陡峭的廟背上山。沿着碎石徑忽而東折、忽而西轉，不出兩百米只見石脈棱棱突起，漸多突石危岩，周邊亂藤交纏，草長沒膝，需攀草牽棘才可向上。行至半山腰，看到一大片花崗岩斜覆其上有如荷葉，這時山體漸有嵯峨之勢。

路漸上愈陡，幸好石壁有鐵索供攀援，但每過一石都如從刀劍隙中行走，一步一棟。山谷凹陷處稍有灌木生長，綠意盎然，與赭石色的花崗岩形成強烈的視覺反差，讓山體增加起異彩來。還沒到山頂，我們已經衣履沾透，氣喘如牛，於是稍作休息。這裏山高風冽，可以飽覽大灣的美景，還可以遠觀拳頭石、孔子石、沉思石等奇石。東南方向的山谷則是長石排、大坑尾，清朝中期到蒲台島的客家人大多聚居於此。現在長石排、北流、山寮等村已荒廢，隱沒於灌木荒草中。而巫氏古宅的傳聞，棺材石的異樣，則讓我們不敢前往探視。

沿着山脊前行，途經一片灌木叢來到牛湖頂，只見這裏岩石錚錚露骨，或上或下，或巨或纖，或直或欹，讓人不敢隨便往前行一步，唯恐墮入懸崖。在這裏遠望，海浪沖擊海島北麓，怒濤翻壁，鏗然有聲，激起的浪



◆蒲台島碼頭



◆天后廟



◆蒲台公所



◆佛手岩



◆孔子石

花有如白鷺群飛，褐色的岩石被沖刷得如同銅牆鐵壁。這時，抬頭看見數隻麻鷹在空中盤旋，時而滑翔，時而俯衝。向西北望去，海和天都帶着青綠的顏色，與蒲台島相遠視的螺洲島及遠處島嶼則水霧朦朧，一塊塊煙雲如同飛絮輕輕掠過海面。

經海水洗禮的花崗岩

經過一段花崗岩徑，到達觀日亭，這是蒲台島最高處，海拔一百八十八米。亭的周圍長滿灌木，但還可以遠眺一望無際的南海景致。從觀日亭下山是階梯，這時我們腰腿有些酸軟，有人需要倒着走。古人說上山容易下山難，誠不我欺。蒲台島東面是昂萊、牛角咀，這裏花崗岩很多，裸露於漸黃的茅草和芒草中，這時才感覺稍有秋意。吹着冽冽海風，我不禁感慨大自然的威力，可以將白堊紀的花崗岩筆則筆，削則削，雕刻成僧人石、靈龜石、佛手岩這些獨特的地質奇觀，

讓人不能不讚一辭。然而，這些花崗岩如此堅韌，歷經億萬年風雨，雖洗盡鉛華仍能傲然屹立于天地間。曾讀《世說新語》：「桓公北征經金城，見前為琅琊時種柳，皆已十圍，慨然曰：『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。』」攀枝折條，泫然流淚。」在蒲台島，看到無處不在的花崗岩，多少也有「石猶如此，人何以堪」的感嘆。

走到一二六號燈塔，這裏的花崗岩經過海水沖刷，顯得更加凝重。站在燈塔前，眺望南角咀外海，只見波濤洶湧，白浪滔天，船影點點，氣勢極為壯觀。沿着海邊郊

◆遙望天后廟

